

高海平随笔

追花的人

高海平

惊蛰后,北方的春天才渐渐地有了春天的气息,过了春分,变化就明显了。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土地开始复苏,灰色的草木一天天地泛起了绿意,柳树率先露出了绿芽,阳坡的小草探出了脑袋。迎春花开了,山桃花开了,连翘花也开了……各种花儿次第绽放。

花儿是春天的使者,它的翩然而至,点燃了人们的激情,一个个奔走相告,传递着花儿开放的信息。街角的山桃花白得像一团雪吐着芬芳,引来了路人艳羡的目光;公园的山桃花不止一株两株了,好多呢,散布在不同的地方。围观者是天天游园的健步者、跳舞者,他们停下了脚步,在花前拍花、拍视频,与花合影。有斯文者,拍摄视频时还不忘吟咏几句有关春天的诗句,以彰显自身的文学修养,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追花人。

爱好摄影者和那些喜欢“拈花惹草”的摄影家们,手机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刁钻需求,必须扛起长枪短炮,带上三脚架,选择早晨或者黄昏,义无反顾地追花去,在光线最佳时刻拍摄。光线不合适时,宁可枯守,绝不轻易出手。时间在摄影家眼里是凝固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山桃树经冬复历春,枝干呈黑色。山桃花含苞待放时最诱人,红色的骨朵像婴儿的襁褓,顶

端处露出一丝浅白,花儿呼之欲出。它们自由组合,有的三五只,有的是单只,在枝干中静静地伫立,就像短跑运动员在起跑线上各就各位,只等那一声清脆的枪响——砰——

的确是有先有后,跑得快的已打开了所有的花瓣;性子慢的,扭扭捏捏,还不愿离开襁褓,思谋着以什么样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追花的人就喜欢花儿这种参差不齐的节奏,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调整镜头。长焦、标头、短焦、定焦,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出最满意的效果。

花瓣缓缓张开了,像打开一扇扇的门,圆圆的叶面从根底往顶端由粉红到白色渐变,像水中的涟漪,从中心往外荡漾。最惹人喜爱的便是花蕊,几根小茎直立,顶着一枚粉红,一出现立马引来蜜蜂的青睐,争先恐后地宠爱。摄影家们的镜头啪啪地叩响,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摄入了镜头。

还有连翘花,和山桃花不同,它的线条柔软,跟山桃树的枝干相比明显稚嫩。但是,在连翘花出来之前,绿绿的叶子率先当开路先锋,露出一点绿意,然后告诉花儿,开放吧。连翘花放心地把能量集中起来吐出一粒粒黄色的娇容。游人纷纷涌来,总感觉连翘花不如山桃花的雍容。不承

想,连翘花鼻子一歪,爱理不理地表示,奴家是中药材中的名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追花的人,把连翘花的枝蔓托起,把脸庞凑上去合影,花儿鲜艳,衬托得人儿明艳动人。追花人目的不是追花儿,是在与花儿比美。春天来了,花儿开了,我在等你,等你和我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

花儿繁茂时期,真正追花者已经不是大爷大妈和摄影家们了,而是那些养蜂人。这些养蜂人,不分白天黑夜,风雨兼程,风餐露宿。花儿开在哪里,他们就马不停蹄地追逐到哪里,像变戏法一样出现在花的海洋。勤劳的蜜蜂嬉戏于花间,与花儿亲密接触。

花儿与蜜蜂仿佛天然的朋友,你依我语,亲密无间。与其说养蜂人是追花人,毋宁说,真正的追花者应该是蜜蜂。蜜蜂,不止是在春暖花开时追逐花儿,一年四季只要有花儿盛开,就有蜜蜂光临。

大爷大妈们和踌躇满志的摄影家们,每当看到勤劳的蜜蜂忙忙碌碌地穿梭在花间时,会被那种超越人类的友情所感动。花儿真正属于蜜蜂,而人类只能是旁观者。你也喜欢花儿,喜欢它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每一次与蜜蜂的亲密接触,然而,终究还是一个局外人,一个痴心不改的追花人。

富春江畔寻隐者

成向阳

早春,开车自杭州经富阳到桐庐。经新桐乡,过江南镇后,从道路另一侧的高高茅草丛里,隔着车窗,突然跃出了富春江的影子。青灰而明亮,一闪而逝,如传说中的大鸟之翅。

这是我作为一个来自太行山的北方人,第一次看见富春江,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里“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的令我无限神往的富春江。

下午4点50分,我从酒店出门,独自寻江去。

沿环城南路东北行,经洋洲路走3.7公里,于下午5点56分抵富春江畔。在渐渐垂落的暮色里,但见大江静穆,似不流动。微风斜吹,有波光缓缓从彼岸来。

背着布包,带杯热水,我沿江边步道一路西行。步道两侧高树参差,越冬的大树尚未吐绿,而沿江一侧的树下菜田却已青青。

江边有尖头乌篷船停泊,或单或双,在暮色中皆暗暗不动。有白色水鸟在江心或止或飞,飞时翩翩带影。那飞鸟的影子映在

江中,远看也是白的,随它缓缓的飞动拉成一条淡淡白线。

天彻底暗下来了。坐于江边,忍不住想此行来桐庐欲访的那位古人,一个很古的就快要要在历史中湮灭了姓名的古人,想象他如果也是第一次远足来此江畔,会怎样面对这江上的暮色?江上渐暗,远山如墨,白鸟归巢时,他又会作何想?

他是一个山水深处的隐士,亦是一个风雨皆程、颠沛异地的迁徙者。带着琴,带着笔墨,带着出世入世如反掌的自由性情,他似乎一直走在时代的目光之外,一刻不曾停留。在他心中,也许栖隐与行走是一样的,都不是为了肉身藏于水色山光,消失于一个广大的空间,而是为了从满满当当的人世逸出,而又不绝缘于人世,只想在浩渺的时间里,推开其他,只让自身作为人本该有的那一小滴自由,如风藏于风,似水入于水。又可随时自己唤醒自己,风起时,翻身作江心一小朵浪花,歌唱着进入时间之海。

啊,南朝的隐者戴颙,近1600

年后,我来此富春江畔寻你的踪影了。

江畔有老者带着音箱唱戏,唱腔清凄。林后的远处有孩童冲天放烟花,经久不息。而树太高,太密,回头竟看不真切,只见树梢间乍明乍暗。良久,唱戏者与放烟花者似乎一起从江畔消失了,大江无声流淌,而在我的深深玄想中,那古人戴颙的脸依然是模糊的。

是啊,在历史深处,作为名动晋、宋的音乐家、画家与雕塑家,他竟不曾留下自己的样貌。或许这样,他就不但能消隐于空间,使同代的绝大多数人难得一见,亦能隐于时间的空茫深处,令后人不知不闻。时至今日,知陶渊明者多矣,知戴仲若者几稀。而在富春江畔他留下依稀背影之地,我慕名而来的寻访,真像是面对一个未知之谜。

月亮升上树梢时,起身离开江边,沿梅林路,想着戴颙和他的一切,踽踽夜归。

明日要早起,过江去脉地坞,那里据说戴颙曾住。

在柳巷居住的那些年,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在清晨楼下一家羊杂割店排队人群的喧闹声中醒来的。

那时的鼓楼街唱经楼尚未进行修缮,飞檐倾颓,斗拱将坍,楼顶蒿草丛生,在风中一副颤颤巍巍的样子。仔细端详之下,它的风骨和灵性依旧有模有样,贵气犹存。

羊杂割店初始的店面就在唱经楼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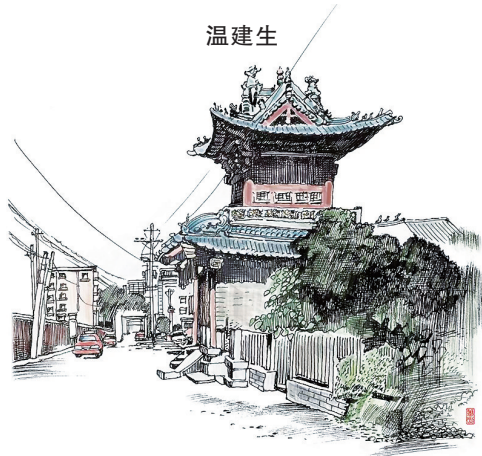
太原人一直有喝羊汤的传统,一年到头不分季节。每每走过杂割店时,那口硕大无朋的铁锅永远都是沸腾的样子,白色的汤汁在锅里上下翻滚。水汽氤氲间,剃着板寸的老板手拿长勺立在灶前,脖子上搭着一条白羊肚毛巾,年轻的他威武而壮实。当伙计把盛好羊肉粉条的海碗递到手里,他一手持勺,一手持碗,舞动长勺舀汤、撇汤重复几次。随手在灶边盛满白色油脂秘料的碗中,用长勺轻巧地一点,旋即在海碗边一磕,一碗热腾腾的羊汤就递到了顾客面前。羊杂割店常年都有食客排队,老板则是一碗一碗亲力操持。

彼时的羊杂割店老板在柳巷鼓楼街一带成为邻居们口中的传奇。周遭一些好事的邻居们开始暗地里计算估摸着杂割店老板每天的收入。也有邻居开始搜寻翻腾起他的过往经历,说他少时如何顽劣,如何由奇人传授了煮羊汤的绝技。也有的猜测说杂割店的羊汤里肯定有奇特的调料,要不夜间煮肉配料的时候门关得紧紧地不让邻居们进去。

杂割店在柳巷一开就是30多年,后来又在其他

街巷旁

柳巷,喧嚣的商圈



城区陆续开了多家连锁店,如今已成为这个城市标志性的网红美食小吃。

沿着羊杂割店向东转弯再向北,走不了几十米,对着唐槐的路西有一间书店。上午的时候,阳光会把老槐树好看的影子洒在书店的橱窗上,让这间不大的店面多了几分静谧幽雅的色彩。

书店虽说不大,新书周转极快,先锋书籍、稀缺书籍以及各大社的上榜新书,这里大抵都能找到。老板姓靳,是个斯文读书人,说话的声音不急不缓,态度温和可亲。后来才知道老板本人就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长,更巧的是竟然是我熟悉敬重、亦师亦友的诗人大杜先生的胞弟。这间书店在柳巷开了若干年后,转到双塔西街发展,取名“尔雅”,一直以来都是太原市最具影响力的书店之一。

从柳巷北口一直往南走有不少的百年老店,双合成、六味斋、认一力、清和元等,这些老店承载了好几代太原人舌尖上、味蕾里的美好记忆。太原可以称为时尚的东西,也大多是从柳巷发端发轫的。比如婚纱摄影楼、夜总会、酒吧,甚至各类品牌的洋快餐,不管它们后来在哪些地段找到了更合适的发展环境,最初都与柳巷有过亲密的接触。就一种时尚或新潮商品而言,如果不在柳巷露个面,报个到,让太原人认同好像很难。某些时候,与其说是对时尚或是商品的认同,还不如说是太原人对柳巷的认同。

鼓楼街向西,经过唱经楼和1919年成立的山西银行旧址,就到了南北向的食品街,与我的住所仅有一步之遥。食品街店铺林立,平日里熙熙攘攘,那些年上班时必须横穿此处。我在这个街区一住经年,后来在新千年的夏天一个细雨迷蒙的清晨,像个叛逃者一样选择了离开。

我只是从一种喧嚣躲进了另一种喧嚣。

题图:唱经楼 萧刚 绘